

四面墙

PRISON LIFE

哥们儿 / 著

监狱生存经历者写实主义巨著

四面高墙 · 另类战场 · 弱肉强食 · 江湖教程 · 炼狱百相 · 震动文坛

司法与人性的震撼 网络点击逾千万

【惊世骇俗之传作 · 震撼人心之世相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哥们儿 / 著

四面墙

FOUR WALLS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面墙 / 哥们儿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5113-0891-7

I. ①四… II. ①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25222号

● 四面墙

著 者/哥们儿

选题策划/祁定江

责任编辑/文 龙

封面设计/八牛设计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170mm × 240mm 1/16 印张/33.5 字数/600千字

印 刷/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/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0891-7

定 价/3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【自序】

动物主持的集中营

我和你们一同分享很多事情的机会，被命运剥夺，而我得到了其他。

28个月罪有应得的囚徒生活，除了被国家机器改造得觉悟猛增外，就是催生了你们将看到的这些文字。

这部小说，最初以“哥们儿狱中生活”的名字在几家网站连载，边写边贴，前后用了半年时间，当我尚未完成初稿时，眼疾手快的盗版商们也蜂拥而上，分别假借内地几家出版社的英名，把一部还没有定稿的作品滥行于市，让我痛并尴尬着。

盗版对我和读者的最大伤害，就是可能引导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误读，当我准备修订这部小说时，我早已醒悟：自始至终，我并没有“揭露”和“控诉”什么的险恶用心，那于我于读者都是一种幼稚和孱弱的表现。我觉悟到我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表达，这种觉悟最终催生了“四面墙”这几个字——我企图用我的故事支撑一个残酷的喻体，一个让我和其他人都无法超越的喻体。

其实，当我还是一个囚犯的时候，好多事就已经让我有个奇怪的联想：被“四面

墙”囚困的，不仅是我们这些违法分子，那些在阳光里歌唱、劳动、享乐以及逍遥做恶的人们，又何尝能逃离一堵堵有形无形的障蔽呢？那些可见不可见的墙，那些成文的不成文的法，在他们的周围筑起了重重的障碍，使他们的“自由”显得可怜可笑。

我想他们或许还不如这些囚犯清醒，至少囚犯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，而他们，却迷惘地在广大的世界里，奔突在那些透明的围墙里，他们经常在不自知的前提下犯规，尴尬、困惑、被嘲笑、被鄙视、被遗弃甚至发疯。

囚犯知道自己的期限，而他们不知道。

囚犯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，而他们往往踌躇于此生何为。

就象我无意靠玩味自己的伤痕取悦于人，我也不能用繁琐的话语来表达我的心情，“四面墙”本身给我的压抑已经太多，象网友木灯兄所概括的，四面墙中困厄一人，实乃“囚”字，一切奔突皆成无奈。而语言具有同样功效，语言仿佛藩篱，所有思想，一经言传，便已丧失它的本真，惟有“感悟”，可超越“交流”。我们所见闻的一切形式的文本，都是被作者修饰、过滤后的结果，一切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技巧都是“世界本真”的规范者、矫饰者和奸污者。

所以，拒绝表达，这一点永远是智者的不二法门。

我们，在这里发表和窥看的我们，都是智者以外的人。我们是一些不怕上帝发笑而做着思索状的凡夫俗子。

《四面墙》赖以存在的蓝本，就是一个凡夫俗子的极端生活，他所亲历亲闻的囚徒生涯。

“上卷”的场景是看守所，关押“犯罪嫌疑人”的地方。这一部分侧重于描写“心理裂变”的过程，并试图通过看守所这个特殊的视界，影射人和环境的苟合过程。

麦麦这个平凡的小人物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知识分子，被“讲哥们儿义气”的“江湖流毒”所害，突然被投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牢笼，面对一群获罪于强奸、抢劫、杀人、偷盗的嫌疑人，面对一幕幕陌生、残酷、压抑、乖戾变态的场景，他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震撼、历练？他又将如何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？在一切残暴、狡黠、无聊和明争暗斗的场景背后，如果一定要谈意义，我只能说，我在上卷里想表达做人的悲哀和无奈。

并且，人的更大劣性在于：忍耐的美德和变通的机巧——当一种价值受到另一种价值的强奸，所有概念化的东西都被偷换或者打碎，秩序需要重新整和建立的时候，什么叫尊严，什么叫道德，什么叫友情和真理，都被重新定义，心被撕裂后要经历阵痛，阵痛之后的抉择将是血淋淋的更大更长久的痛苦，而选择妥协（这恰恰是我们最容易做出的抉择），无疑会让这种痛苦降低到最小，降低到只剩下“悲、哀”两字。

“下卷”的场景则转移到“服刑地”监狱（劳改大队），这里的人物，都是在法律意义上有罪的人，一群必须接受改造的人，这些人经历过看守所阶段的“培训”，

精神上已经做好了撕杀的准备，加上有许多久经囚场的“前辈”的参与，一幕幕人间活剧更是把人性中的种种卑鄙与卑污、卑微的东西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在此，“上卷”的思想将得到更赤裸的展示，同时，“四面墙”的象征意义也将逐步凸显。大家将随我一起，逐渐体悟——不论生活在墙里墙外，我们都逃避不开被囚困和压抑的悲哀，“四面都是墙、墙、墙，即使你身自由，你心已被囚”（本书题记）。“其实在短暂的拘押生涯里，好多事都让我有个奇怪的联想：被‘四面墙’囚困的，不仅是我们这些违法的坏分子，那些在阳光里歌唱、劳动、享乐以及逍遥做恶的人们，又何尝能逃离一堵堵有形无形的障蔽呢？”（内文）如此低调、冷酷的关照，终于导致一位评家感叹了：《四面墙》写出了“真正的黑暗和悲伤”（暗黑之川，《2003年网络小说回顾》）。

在监管场所这种极端的空间里，为了生存，人与人之间碰撞出的是人性中的恶的火花，“人类必须与之搏斗的最凶险的野兽就是人类本身”——罗素所言在“四面墙”里得到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血淋淋的阐释。“四面墙”里，执行的是“暴力最强者说了算”的“元规则”（吴思《血酬定律》），在这个元规则的控制下，统治者（人头儿）的强暴、野蛮，被统治者（鸟屁）的卑微、无奈，中间阶层的委琐、平庸和压抑，都是怎一个“赤裸裸”了得。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。被这句口号掩盖的另一种更普遍的状况是：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忍耐。忍耐衍生悲哀，而反抗产生悲剧。这一切，你们都将在我的文字里看到，虽然我依赖回忆来写作的过程很痛苦，但保持沉默的代价似乎更大。

在关注人性、人权和司法进步的背景下，《四面墙》是一个残酷、幽默的故事，也是一种深刻、冷酷的象征。一切调侃中都挂着卑微者的泪水。“四面墙”是一个人类社会缩影；“四面墙”是一个“动物主持的集中营”。没有例外，例外的是乌托邦，是桃花源和玄幻小说。

如果人能看到恶，识别恶，并感到震惊和羞愧，那就只表明一点：人心还是向美向善的——这也是《四面墙》这部作品唯一能使人感觉振奋和预见光明的地方，虽然这种比附有些苟且和牵强。

否则，这样的作品是该下地狱的。

哥们儿

2011年1月

不论何时何地，四面都是墙、墙、墙，即使你身自由，你心已囚。

——题记

不可不来，不可再来。哪里有权威，哪里就有卑微。

—— 墙中警句

有人和你承担痛苦，是幸福的，但未必不是更大的痛苦。

——哥儿儿

目录

第一单元 C 看

- 第一章 入门课/3
- 第二章 观摩课/20
- 第三章 教练班/41
- 第四章 选修班/63
- 第五章 补习班/77
- 第六章 肄业/95

第二单元 W 市局

- 第一章 资格验证/99
- 第二章 素质教育/110
- 第三章 换汤熬药/132
- 第四章 积患重重/153
- 第五章 情商/177
- 第六章 突破与游离/200

第三单元 转正

第一章 中转站/222

第二章 再教育/235

第三章 实习期/251

第四单元 操练

第一章 落网/280

第二章 圈地运动/311

第三章 新格局/333

第四章 波澜/361

第五章 搅局/376

第六章 冷战/417

第七章 疯狂/435

第八章 混战/461

第九章 末路/510

第五单元 整理运动 /520

监狱里的尊严不值钱，你想自尊一把，你就得拿丧失更多的尊严做代价。

——哥儿儿



仲秋时节的W市，天清气朗，而我居然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。

这样的机会已经久违。

现在是西历2001年。当日，我无从知晓，当拉登那个老头儿弄几架飞机扎进美国世贸大楼时，在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故事在发生着。一切与此有关无关的生命的苦乐悲欢的纠葛，距离我都如此遥远——依赖手臂、目光以及想象都无法企及的遥远——因为此时，我不在你们中间。

这时，我正坐在高度警戒的囚车里，脚缚18斤铁镣，跟一个叫施展的哥们儿铐在一块儿，从专门拘押重案犯的市局看守所，被转移到远郊的第一监狱去。

同车的大概有十四五个人，他们中的一部分，注定将要把自己的残生埋葬在高墙电网下了。那帮家伙也都挂了链儿，象我们一样，两两一对锁了，被强制低下光头，在押车武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下，尸体标本似的沉默着，听凭囚车号叫着把自己运走。

半月前那个阳光耀眼的上午，当我接到判决书时，我就已经明白，自己的身份已经从漫长的“嫌疑人”升为名符其实的“罪犯”。这对我，还有我的同案犯施展来讲，都不啻一种解脱，在看守所里漫长的拘审，快使我发疯了。

在看守所，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煎熬太久，使我对世界的莫大的灾难，感受很模糊。我只清醒地知道，这种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，这种象笼养的牲畜一样的生活，正在囚车进行的途中遭遇转化。这种时刻，我既对美国人的悲愤心不在焉，也没心思把自己莫大的悲哀比附为世界的莫大苦难。我们这些被高墙铁网圈住的家伙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正象攒到一堆儿的垃圾，是没有灵魂与价值的、使人厌恶的东西，狗屁不如，应该被彻

底地清理掉才爽，一如太监的鸡巴。

不过这种感受已经无足轻重，其实在短暂又漫长的拘押生涯里，好多事都让我有个奇怪的联想：被“四面墙”囚困的，不仅是我们这些违法的坏分子，那些在阳光里歌唱、劳动、享乐以及逍遥做恶的人们，又何尝能逃离一堵堵有形无形的障蔽呢？既然大伙都活得操蛋，又何必五十步笑百步？噫！

所以，还在看守所里的时候，我就常想出去以后能写写里面的世界，让那些卑微、卑贱和卑鄙的声音流传出去，让大家听到，听到别人，也听到自己。

第一单元 C看

第一章

命犯天罗

我相信即使时光可以倒流，生命的历史却不能改变。不论以何种心境面对，历史是需要制造它的人承担的。

这天早晨，当我走出家门时，我尚未觉察：两年来一直在沉默的一段历史，已轮到要我承担的时辰了。

十月的朝阳，灿烂得有些无赖，我从门口搭了出租车，到刑警队去。几天前，W市C县的刑警找我时，我正在南京开“二渠道”的图书大会。当时程刚的电话追到南京，我就觉得蹊跷，不过也没太在意，这两年，为了抓捕施展，他和他的助手小扈跟我混得比初恋情人还热乎。程刚是经侦科的探长。

刑警队的老狗照旧叫得很凶，我示威地瞪它一眼，径直上了二楼。向里走，程刚正往外迈步，几乎跟我撞个满怀，一看是我送货上门了，立刻大嘴美成了破瓢：“我们正要接你去呢。”

“哪敢劳您大驾。”我谦虚了一把，进屋就坐在那张靠墙的革面沙发上。两年前，我第一次被请进刑警队时，坐的就是这张沙发。

程刚懂事地把一盒“红云”推到我面前。这两年，程刚在我身上糟践了不少烟，我想，他也早该烦了吧。刑警队这帮哥们儿的态度一直还是不错的，有点人民子弟那意思。接待室的墙上，也没有传说中的“坦白从宽”什么的标语，警察也都是便装，环境

营造得很亲切。

“麦麦，施展回来了。”我刚抽了一口烟，程刚就轻松地告诉我。

“好啊，我正想他呢。”我笑道，我才不信他的鬼话，施展逃跑后的两年里，他们已经把我吓得风雨不惊了，今天又弄这老套子？俗。

“不信？看看这个。”程刚把半尺厚的一摞笔录往我面前一推，让我看到了按在红手印下的“施展”两字，然后很快地拉了回去。只这惊鸿一瞥，我的头已经“轰”地一炸。

“啥时候回来的？”我有些木讷地问。

“这个就不用你关心了，以后你们见了面，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能见面吗？”坐在沙发上，我往前欠了欠身子，已经没有刚来时的坦然。

“那还不简单，呆会就把你们关一块去啦。”

“嘿！还有我什么事呀？”我一脸无辜，坦率得跟一学龄前儿童似的。

“耶，你白玩我们两年啦！”程刚也委屈得象个孩子，说完就换了副脸谱儿，看一眼旁边坐着的小扈，小扈会意地摊开一本笔录，刷刷写起来。

程刚问我：“麦麦，你是69年的吧。”

“对，11月12，阴历行吧。”

“户口本上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后面是我的亲属状况，以前没问过这个，我想今天应该是有些特别了。不是要扫尾就是要深挖。

“跟施展什么关系？”

“大学同学。”

“一届的？”

“他比我高一届。”

“那叫校友。”

“校友就校友，这些你不早问过了吗？”

“麦麦，这次跟以前不同，以前那叫询问，今天这叫讯问，你还学中文的哪！告诉你啊，再跟以前那样指东打西胡说八道可不成，这笔录是原始口供，将来打官司得靠这个垫底，你要不当回事，以后别后悔。好好说啊——啥时候送施展跑的？”

“不是跑，他说他出差，我又不知道他犯法，不然能放他走吗？怎么说咱也受过高等教育啊。”

程刚抬起头笑道：“甭跟我唱高调，我也没说谁犯法，犯不犯法得法院说了算。现在你和施展都是犯罪嫌疑人，还不是罪犯，可我得先关着你们，这叫拘留审查，没问题了当然放你。”小扈插嘴说：“程探长今天这是好脾气，也就跟你啦，要放别人，还给你讲政策？一脚先踹吞晃铐上再说！好好配合吧。”

“你别污蔑我形象啊。”程刚笑过，突然很决绝地望着我：“在‘安全地带’，你给了施展多少钱？”

后来我发现这个问句设计得挺棒，在里面巧妙地布置了两个陷阱，一个是状语“在安全地带”，一个是宾语中心词“钱”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先声夺人地给了你一个明火执仗的暗示：“我们已经知道你在某地给过某人钱，够具体了吧？我们还知道更多哪，就

看你态度了……”。在这样的陷阱面前，没有斗争经验的人一下子很难避开，除非你很快地分析出这个问句的语法成分，并且有能力组织语言去反击，才能侥幸化险为夷，但遇到这样的对手已经先有些心惊肉跳，看来程刚并不是“自然灾害”那几年头吃白薯干儿长大的。

“安全地带？那大鸡窝可是咱W市的腐败基地啊，我有资格跑那里去？哪挨哪呀，程哥。”这就叫垂死挣扎。

程刚多少有些痛心地点落我：“刚说你啥来着——争取一好态度！要不是掌握了一手铁材料，我能空口白牙问你这些？都家门口住着，将来怎么见面？施展都交代了，你还挺什么挺，又不是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你值当的吗？挺大一爷们儿送朋友俩钱儿还不好意思说？又不是偷不是抢的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也可以根据别人的证言给你打认定，打认定可就对你不利啦，你考虑考虑吧，咱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有那害人之心么？”

我和他对视着，一时想不出他想害我的理由。

“其实你这也不叫个事儿，关两天意思意思也就放了，不就给朋友点儿钱么？谁还没点儿江湖义气啊，都理解。我们这也是应付差使，不把问题弄清了不好交差——是不是时间太长，想不起具体数目了？大概个数也行啊。”程刚循循善诱地说。

终于，我轻轻地有些绝望地一笑：“五千。”我突然就不想抵抗了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在施展被抓的瞬间其实就已经结束，我不想再玩儿了。我看到程刚楞了一下，他或许更愿意看到我继续做负隅顽抗状，可惜我没给他获得快感的机会。老鼠一不动，猫也显得有几分萎靡了。

接下来的对话很轻松，竹筒倒豆子。

最后，程刚说：“看看，有没有笔误，要没有，就写上‘以上看过，全对’，然后签字。”一副尘埃落定的神态。我看了几眼，心里有些茫然，一边签字，我一边问：“这次回不去了吧。”

“回不去了。”程刚边说边递给我一个小纸片：“刑事拘留证”。“刑拘”我的理由是“涉嫌包庇、窝藏”。我没什么感觉似的，懵懂着顺手签了。我当时也不太明白我跟“窝藏”怎么扯上边儿的，不过我没问。

“时间写2000年10月13号午时。”程刚提醒我。我纳闷地写了个“5时”，在程刚的正确指导下又改了过来。

办完手续，程刚给了我棵安慰烟：“家里有嘛事儿么？”

我说：“打个电话吧。”“这就给我出难题了，写条子还行。”

“行。”我匍匐在桌上给老婆琳婧写便条，告诉她我可能得在“里面”呆几天，让她放心，事情说清了我就回去。当时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琳婧正怀着孩子，离预产期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，我的事肯定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“没事儿了。”程刚示意小扈：“跟大史办手续去吧。”

我知趣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按在缸子里。小扈问：“还戴手铐么？”程刚说算了，又笑着嘱咐我“别跑啊”。以前，每次我们分手时都要握手的，唉。

小扈领着我朝楼下走。

听着我们俩落在楼梯上的沉闷的脚步声，我知道，另一种生活即将开始了。那是一种我完全陌生的生活，我承认我的心中多少有些迷茫和恐怖感。

初入牢笼

胖乎乎的探警小扈引领我来到一楼左首的警卫室。从这里穿过去，刑警队后身儿就是C县看守所的院子了。施展逃亡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到墙外溜过一遭，看守所的围墙不过三米高，形容削薄，上面拉着铁丝网，除了冷森森的，并无预料中的威严。没想到现在，连里面也要让我看个够了。我一直怀疑施展能否被抓回来，不料事情结束得这么突然，连一个缓冲的机会都没给我留。

以前批过八字，人说我是土命，土命逢辰巳为地网，天罗地网，主疾病、牢狱之灾，大运流年遇之，于人不利，以前只当是屁话，莫非这次真要应验了？

“又来一个啊。”小扈对着里面喊。

我们走进屋，桌边的一个白胖子正往嘴里塞着什么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大史撒尿去了，先等会儿。”

我刚把屁股往墙边的椅子上撂下去，胖子就探着脸儿嚷嚷开了：“哎哎，那是你坐的地界儿嘛！”我赶紧站起来，看见小扈冲我乐那样子，也觉得自己有点不知好歹了。现在身份不同了，得注意形象。不过，以前我吓唬自己学生的时候，也没这么横过，挺大一老爷们儿叫他喊两句，心里还真别扭。

正立着尴尬，“大史”回来了，这个一脸横肉的警察一边往里走，一只手还在裤祥上动作着。他瞟了我一眼，轻描淡写地问：“新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我平淡地回答。

“谁问你呢，旁边戳着去！”大史皱着眉头子横我，我往旁边挪了挪，这时已经有些小麻木。

小扈说：“施展那案子扯进来的。”

“噢。”大史瞄了我一眼，问：“贪污还是诈骗？”我说包庇。

“讲哥们儿义气进来的。”小扈笑着补充。

“傻不傻！叫啥？”大史从桌斗里掏出登记本，盛气凌人又似乎漫不经心地问。

很快登记完毕。

“鞋，皮鞋是吧，里面有没有钢板？脱了扔那个柜子里，走的时候想着领……裤带，裤带解下来，扔一块儿。”我照办了，然后提着裤子从墙角一边往回走，一边跟小扈笑道：“不小心还就走光呢。”

“你他妈哪来那么多废话！”大史咆哮着。小扈也有些无奈地提醒我：“塌实点啊。”调查案子的过程中，小扈、程刚跟我一起喝过酒，互相还有些面子。可一进这个门，我开始明白：警民恐怕不再是一家了。

“钱呢，身上带钱了吗？”

我把兜里的三百来块钱掏在桌上。大史点了点，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几笔，然后一边在墙上的几排卡片上扫描着，一边冲我说：“现在购物券没了，回头给你送号里去……13号，安排13号吧。”

胖警察应声抄起一挂钥匙，把我浑身上下搜刮了一遍，用力一扯，裤祥上的一枚铜

商标被拉了下去，顺手扔进垃圾篓，然后冲我一努嘴，似乎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走。”赤着脚，我跟胖子先到库房抱了一床脏军被。

“赶紧通知家里送被子来，要不从你帐上扣钱啊。”胖子嘱咐我。

往羁押区走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打鼓，这和以前听到过许多关于监狱里的恐怖传闻有直接关系。里面看起来不大，两排红砖平顶房，四周和我以前想象的监管机构没什么两样，墙上架着蒺藜网，不过从里面看，围墙好像矮了些。随着铁拍子门咣啷的响声，隐约听见里面有人嚷嚷：“又扔进来一个。”

“进去。”胖警察吩咐我，象往圈里赶一只猪。我往里一迈脚，面前是个3米见方的小院儿，墙边堆着一溜鼓鼓的蛇皮袋子，里面还有一道铁门，上半部开着课本大小的一个栅栏口，我的目光正跟趴在栅栏口向外张望的两束目光相遇，那目光显得空洞和蛮横，我的心不由紧了一下。

我抱着被子，随在管教身后向二道门走去。里面传出噼里扑隆的响动，有人喊着“坐好、都他妈坐好！”。

这道门没上锁，门一开，刚才张望的那张脸笑着迎过来：“刘管教，又来一个哈。”

“别欺负他啊！”

“放心吧刘管，我们这是文明号儿，嘿嘿。”

随着咣的一声响，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。哗啦啦上锁的声音，似乎一只大爪子，挠在我心上。自由，自由没了。我的脑袋有些空荡荡的感觉。

监舍是个长筒子，大概有三米宽六七米长的样子，象个放大的铅笔盒，正对门的后墙上，平胸高凿着一个方洞，大小够塞进一个篮球，仿佛乡下给猪添食的洞，后来知道这是打饭口。狭长的过道左侧，铺是通铺，搭在不足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，已经有十几个光头贼坐在上面，都盘着腿，这些人个个神头鬼脸的，似乎一脚踏进了罗汉堂。

我站在门口，站在一片秃头前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如果没人搭理我，我会不会一直站到天荒地老。

“被子撂边上，过来。”刚才跟刘管教搭言的那个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用后脑勺儿说着，看来他是个“头儿”，就是传说中的“号长”了？

看我还在愣神，坐在最边上的一个小脏孩用手一指靠边的地方：“放这儿，赶紧过去，老大叫你呢。”

放被子的瞬间，我闻到一股怪味儿，才发现这边紧挨着一个小仄口，是厕所，只有不足容纳一张课桌的面积。我正忐忑地打量环境，屁股上突然挨了一下，我遭袭于未防，身子一下趴到冷硬的铺板上，身后一个驴似的声音吼着：“你个怪逼，磨蹭啥？缺上发条咋着？”

我仓皇地扶了扶眼镜，懊恼地翻起身子，看见一个铁塔似的半大小子正恶狠狠瞪着我。

“看啥看？不服咋的？再眨巴一下眼练你妹子的！”

我冷冷地撩他一眼，没接茬。那小子嘴还不闲着：“操，眼神儿够凝，玩酷是吧？”最先给我说话的秃头在那边说：“大个儿，甭理他，先审了再说。”大个儿踢了